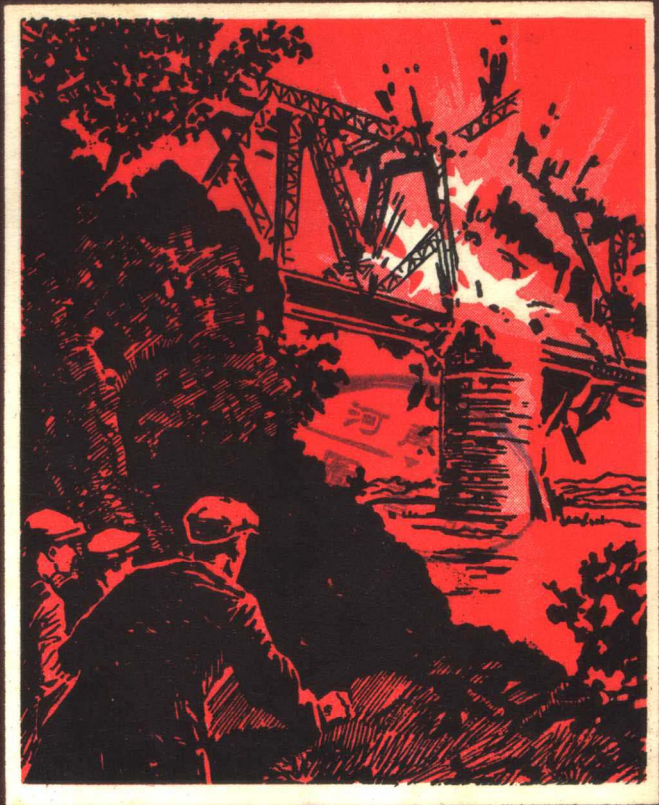




在敌人后方

莫·艾格尔特著

北京大众出版社

3
2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主要供青少年閱讀的軍事小說。描写一个被法西斯匪徒占領的城市中，两个五年級学生在党委领导下参加游击战争并在战争中成長起来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我們可以看到苏維埃人和年輕的第二代在衛国战争面前所表現的乐观、勇敢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М. ЭГАРТ
В ТЫЛУ ВРАГ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ОСААФ
МОСКВА 1955

在 敌 人 后 方

[苏联]莫·艾格尔特著
刘 彦 李 青 譯

*

北京大众出版社
(北京西四白塔寺观音巷四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70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总經售

*

开本 787×1092 1/32·印張 2 6/16·字數52,000
1956年9月第1版 195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70,000册
統一書号: 10071·7 定價: (6)0.22元

战争，战争，……处处都是战争的气象。部队的司令部設在市苏維埃里，通訊兵打开沉重的綫盤，安裝着战地电话綫。滿面風塵的摩托車駕駛員嘖嘖地开着車子飞驰着遞送情报。部队直接穿过了城市：膚色黝黑的健壯的步兵、震动着这座小城街道的强大坦克、曳引机拖着的炮車、高射炮裝置、工兵队……。

“如果我們大几岁，那該多好啊！”一个十二三岁名叫柯斯加的男孩子感嘆着說。他身体很瘦小；一头紅髮，滿臉雀斑，兩只綠色的眼睛。

“大几岁又怎样呢？”黑眼睛，紅臉蛋的小胖子斯拉瓦嘲笑地反問道，“总要有一定的能耐呀。”

关于这个問題柯斯加是沒法回答的。他不願意日子空过，但是柯斯加和斯拉瓦都不知道應該怎样才能去和敌人斗争。

傍晚时分，人們从首先遭受法西斯匪徒襲击的边防前哨把一批伤员撤到城里来了。这一批都是些妇女和兒童。男人們都还留在前方，坚持着最后的斗争。据說，前哨指揮員的双腿都受了伤，还爬到机枪旁边，一下子就击落了敌人的一架俯冲轟炸机。

伤员整整运了一夜。学校已經搬做临时医院了。教室里摆滿了病床，教員休息室也要改做手术室。柯斯加和斯拉瓦兩個人自告奋勇想帮助做些工作，但是大家对他們說，用不

着他們。他們到人民軍事委員會去，可是那里誰也不理睬他們。他們去找少先隊輔導員，輔導員回答說，他自己也還在等待着指示呢。

但是柯斯加再也不願意等待下去了，他不願意游手好閑，晃來晃去。他決定直接去找市委書記阿諾索夫。讓阿諾索夫說說看，少先隊員在戰時是不是應該做一些事情。

市委會就在市蘇維埃的二層樓上，門口站着一個守衛，不許任何人進去。現在这里是軍隊的司令部。但是柯斯加決定無論怎麼樣也要在这里等個結果。後來一個胖胖的、斑白頭髮剪得很短的人從門里走出來，這個人就是阿諾索夫。城裏的人都認識他；阿諾索夫在这里已經住了多年，老年人們都還記得他過去是科托夫斯基^①旅里的戰士。

一個軍人和阿諾索夫一道走着。他們的臉上都帶着憂慮的神情。軍人不知在說些什麼，阿諾索夫注意地听着。他的注意力非常集中，所以沒看見柯斯加，雖然柯斯加盡力想法讓他看到自己。眼看着阿諾索夫就要走了，柯斯加才不顧一切地上前攔住他。

“阿諾索夫同志……我是來找您的，我們是五年級乙班的少先隊員……現在誰也不管我們，可是我們想做點事，我是說，現在既然是打仗的時候，我們就有義務做點事！”柯斯加一口氣說完，漲得滿臉通紅，出了一頭大汗。他心里雖然有點害怕，但是，卻希望用他的全付神情表示出，他，柯斯加，是一個嚴肅的青年，並且是來談正經事的。

阿諾索夫站住腳，惊奇地望着這個蓬鬆着紅頭髮的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柯斯加·波格列布尼亞克嗎？啊，啊

① 科托夫斯基（1881——1925年）蘇聯的戰略家，衛國戰爭的英雄。

……”市委書記的疲乏、焦慮的面孔上泛上了笑容，好像他真的認出了柯斯加似的。但叫柯斯加感到扫兴的是，这样順利地开始了的談話，却被那个軍人打断了。那个軍人迫不及待地說道：“是上車的时候了。”阿諾索夫向汽車迈了一步，拉開車門，轉過身來對柯斯加說：“这么办吧，小朋友們，小同學們！你們都去幫助傷員吧。替他們写信、讀報……做些有用的事！”

阿諾索夫說完就上車走了。

柯斯加感到無比的光榮。他能够親自見到市委書記，和他說了几句話，并且得到他的指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柯斯加于是連忙去找斯拉瓦。斯拉瓦也非常重視他的同學所獲得的成功，但是他認為還應該告訴少先隊輔導員去。輔導員也稱贊他們的主動精神。于是就決定擔負起對傷員們的義務工作。決定了以後，他們三個人就一齐到醫院去了。

醫院院長是一個身體矮小的軍醫，戴着眼鏡，他簡捷地對他們說：

“好吧。那么一星期來兩次，從一點到三點。但是，不要把這裡弄髒，也不許吵嚷。你們找值班員去吧。”

孩子們穿上發給他們的長得不合身的工作衫，然後走到現在住着重傷傷員的、他們從前的教室里去。傷員們的樣子使柯斯加非常吃驚。被痛苦熬煎得枯黃焦瘦的臉上不是瞪着一雙直楞楞的晦暗的眼睛，就是雲着一雙灼熱發光的眼睛；潰爛的傷口發出異臭，痛苦的呻吟……噢，原來戰爭就是這樣嗎！

柯斯加怀着沉重的心情望着傷員們。他踮着腳尖走過去，猶疑地四面張望着，最後，他才在一張病床旁邊坐下來。

“朋友，你好……你叫什么名字？”一個頭上受傷的戰士

用低得仅能听到的声音問道。柯斯加問他要不要給他讀報。也許他想給亲人写封信吧？

“写封信倒不錯……”伤员很吃力地把纏着綑帶的头轉向柯斯加，說，“小朋友，你念几年級；念完五年級了嗎？那末，應該写得很不錯罗。”

“我能写，”柯斯加郑重地回答，“您在什么地方受的伤？”

“在渡口。敌机俯冲下来扔了炸彈，真不得了！可是我們也好好地回敬了它一下。”伤员講了那个击落敌机的同志和其他战士們的事迹，可是关于他自己，却一句也沒有提。这給柯斯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拿出紙和鉛笔，由伤员口述，他就写了下來。

柯斯加和斯拉瓦离开医院时，他們对这件新的工作都感到非常滿意。

二

阿諾索夫这时候正在喀山河畔。他是和負責守衛这一帶防綫的步兵部队的政委一起来的。昨天，城防委员会号召市民參加修筑防御工事。阿諾索夫到面粉厂、漁業工厂、铁路修理厂和家庭妇女会去發动过群众，現在市民都拿着洋鎚和铁锹在喀山河左岸挖着战壕。

河岸很高。从这里望去是一片平坦的草原，只偶尔被一些凹地切断。政委告訴阿諾索夫要特別注意这些凹地；因为敌人就可能利用它們做掩蔽。政委还強調必須在黃昏以前挖好战壕，說完这話以后他就走开了。

阿諾索夫巡視了一周正在構築的战壕，和人們談了一会兒話。他在大家面前并不隱瞞情况的严重性。他要每一个人

記住：家鄉的命運就決定於他們自己。阿諾索夫臉上一直保持着很鎮靜的樣子，只偶爾從眼里流露出緊張的神色，因此可以看出，他的鎮靜是用了很大的克制力量的。

他指示修建隊長，讓他在工作結束後，立刻打發所有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回城里去。阿諾索夫沉默了一會又補充道：

“派兩個人擔任這個地帶的了望任務。明白我的意思嗎？”

隊長點了點頭，就執行命令去了。阿諾索夫繼續從河岸高地上望着草原。他盡力驅散他腦子裡的這樣一種想法：喀山河岸只不過是一道防綫，必要時也許得放棄。

這時候，太陽已經快要下山了。黃昏前的風沿着草原急速地吹着，麥田裡發出沙沙的響聲，河水蕩漾起微波。現在草原上出現了人和大炮。半小時以後，戰鬥部隊就渡過了喀山河，進入剛剛挖好的戰壕裡來。

戰士們滿是塵土和汗水的臉上都露出極度緊張和疲倦的痕跡。雖然這樣，所有的戰士還是認真仔細地布置着新防綫，檢查着武器。同時有一句沒一句地回答着自衛隊中鐵路員工在這種情況下向例要提出的一些問題，例如德國人到了什麼地方啦，他們的人多不多啦等等。

太陽雖然已經下山了，但是黑夜還沒有到來。這會兒地面的景物反而顯得特別清晰：對面傾斜的長滿楊柳的河岸，被踐踏壞了的麥穗，右邊凹地上蜿蜒的壕溝，前面平坦得好像用尺划出來的地平綫，地平綫上空落日的紅霞逐漸淡褪……

風停了。草原上靜悄悄的，一絲聲息也沒有。但是戰士們都知道這只是一種偽裝的寂靜：新的戰鬥馬上就要開始。剛剛聽到敵機的聲音，馬上轟隆隆的吼聲就響徹了整個天空。

忽然草原、河岸空間都震動了起來。一條條黑色的土柱向上沖起，立刻又倒塌了下來，河水沸騰了起來。一次又一次的襲擊。塵土和煙霧像一塊嚴密的帷幔，掩蓋了整個河岸。這時，正像軍事簡報所說的：“從空中翻耕前沿陣地開始了”。隨後就出動坦克進攻。

阿諾索夫和代理受傷的司令員指揮部队的政委正在指揮部里。政委有一副高顴骨和晒得黝黑的面孔，寬鼻梁，淡褐色的眉毛下面罩着一雙不大的藍眼睛。他微彎着背站在那裡，用手罩在眼睛上面，注視着敵人的坦克。他的態度非常沉着。

坦克以高速度向前馳進。現在可以看見它們在對岸像檢閱時一樣地散開了，一輛一輛地沖進了水里。夏汛以前，喀山河的水很淺，因此不能作為一道有力的屏障。這時頭一輛坦克發動了馬達，發出巨大的吼鳴，開始爬上這邊河岸來。岸上一片靜寂。已經可以聽到鋼鐵履帶的軋軋聲了。但是政委仍然沒有下達任何命令。阿諾索夫忍不住轉過身來對着他。政委還等待坦克轉過來。當它們側轉身向着這邊沖來時，他下達了命令，兩門用綠葉偽裝起來的反坦克炮同時開了火。

“打中了。”政委簡短地說了一句。

敵人的坦克冒起了黑煙。濃煙里伸出了一條條的火舌，照見河岸上炸彈炸成的許多坑坑、戰壕和壕里的戰士。

又是一輛坦克企圖爬上這邊岸上來，同樣也被擊毀了。另外三輛連忙掉轉了頭，留在對岸的五輛坦克就在原地對着這邊戰壕開炮。這些匆促挖成的戰壕，在敵機轟炸時已經被摧毀了一半，現在再難以抵擋這像巨犁般翻耕着土地的炮彈了。在這樣猛烈的炮火下，看來它們是再難以支持下去。再過幾分鐘，坦克就可以毫無抵抗地強渡喀山河，突破這條水上防綫了。

法西斯匪徒的如意算盤大概就是這樣打的。但是他們錯

了。几名战士和两个铁路员工(其中一个阿諾索夫是認識的)冒着炮火爬到河边,开始涉水渡河,向着对岸冲去。其中一个还没有到岸,就被炮弹炸伤,另外一个刚刚上岸也倒下了。可是剩下的几个战士,却把集束手榴弹和燃烧瓶直接扔向坦克。勇士们都壮烈地牺牲了。但是三辆坦克都燃烧起来,浓烟裹着深红色的火焰,照亮了这片实力悬殊的战场。另外两辆敌人的坦克掉转头溜走了。

现在还剩下三辆想窜到我方防线后面去的坦克。它们从草原右边正是有凹地的地段,冲了出来,现在正飞快地向战壕驶进,把它们的全部炮火向战壕射来。守卫这道防线的战士只剩下很少的几个了;一部分人已经牺牲,很大一部分人员受了伤。反坦克炮现在也只剩下一门完整的了,但是炮手也已牺牲。这样看来,危险是难以避免的了。

就在这一刹那,一直保持镇静的政委忽然向站在他身旁的中尉喊了一句什么,接着就自己爬到反坦克炮那儿去。这时敌人的坦克已经逼近。在炮火照亮了的浓厚的尘土中,这些坦克就像魔鬼一样,向着人们扑来,想把人吃掉的样子。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那门小小的反坦克炮活躍起来了。第一发炮弹击中了一辆坦克的履带,第二发炮弹又打穿了第二辆坦克的钢甲。这辆坦克猛冲了过来,一下子压毁了反坦克炮,碾平了战壕,但最后还是被一束手榴弹炸毁了。最后一辆坦克没有参加战斗,只在远处开了几炮,就往草原那面逃去。

敌人的进攻被打退了。

死去的政委躺在被压毁了的反坦克炮旁边的焦土上,他守卫着这块土地,直到最后一口气,始终没有把它让给敌人。

这一场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阿諾索夫仿佛觉得这场战斗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其实只不过半个钟头。天边还映着落日的余辉，草原上一眼可以望到地平线。

柯斯加和斯拉瓦站在屋顶上担任监视哨。他们了望着草原，隐约地听得那面传来的枪声，就猜到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知道，今天在喀山河岸挖了战壕，还开去了一队自卫队。如果他们两个人也能到那里去，那该多么好啊。

草原那面的枪声停止了，过一会，右边另一个地方又开始了射击。突然三架“米塞尔”飞机吼叫着掠过城市上空。震天动地的爆炸摇撼着房子。柯斯加栽倒了，撞伤了颧骨。林荫大道的树木后面，冲起一股黑黄色的浓烟。

“电影院中弹了！”斯拉瓦喊道。

“你看，你看！”柯斯加爬起来，指着天空喊着说。德国飞机在空中兜着圈子，我们的一架歼击机神速地向它们扑了下来，“米塞尔”避开了战斗，想兜到后面咬我们“战鹰”的尾巴。但是我们的“战鹰”一次又一次地向它们冲击，闪电般地变换着方向，巧妙地还击着从三方面围攻它的敌机。清晰地传来一排排短促的机枪声。它盘旋了一圈又一圈……

“打着了！”斯拉瓦胜利地欢呼道。他的视力比柯斯加敏锐一些。

“谁？打着了谁？”

“打着了！掉下去了！”斯拉瓦愉快地重复着说。真的，一架“米塞尔”冒起了浓烟，摇晃了一下，翻转身，在空中打着螺旋儿，栽下海里去了。其它的兩架扭转身想溜掉。但是这可办不到！”战鹰”紧紧追在它们后面，继续对着它们开火。

“回来！回来！”孩子们喊着，拼命招着手，好像希望驾驶员能看到他们或者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发现云层里又窜出

三架“米塞爾”，跟在“戰鷹”後面。這時前面那兩架敵機也掉頭回來。五架“米塞爾”一齊朝這架蘇聯歼击机猛扑過來。五對一！孩子們以為它一定會溜走。但是不。“戰鷹”沒有溜走，它巧妙地避開敵機的機槍射擊，打着迴旋，越飛越高，然後又從高空向敵機俯沖下來。

“一架打五架！”柯斯加激動地喊道，目不轉睛地盯着天空。“真有意思……真是英雄！”空戰繼續進行着。空中的德國飛機已經超過了十架，我們的飛機雖然也有增加，但是比起來，數量還是差得多。雖然這樣，敵人的飛機仍舊沒能沖進城市上空來，說得更準確些，沒能沖到市區的濱海大道的上空來，這時地面部隊正沿着這條大道移動。

又有一架“米塞爾”栽到了海里，另一架冒起濃煙，後面拖着一條黑色的尾巴，跑到一邊去了。就在這時候，一架蘇聯的歼击机着火了。它就那麼帶着熊熊的火焰，一扭頭朝“米塞爾”的翅膀撞去，和敵機同歸於盡地栽了下去。

斯拉瓦垂下了頭，哭了起來。柯斯加抑制住自己，嘴唇顫抖着說：

“應該給他立一座紀念碑……就在這裡……就在這個地方！”

三

夜間，阿諾索夫回到城里，才知道撤退是已經不可避免的了。被喀山河防綫阻擋住的敵人的坦克，突破了另一段防綫，我們的軍隊被迫往後撤退。

阿諾索夫得到這個消息後，足足有幾分鐘呆呆地坐在那裡。他已經三天三夜沒有睡覺了。兩只眼睛布滿了血絲，双

頰深深地陷了进去。他把他的半生都献给了这座城市。他亲眼看见这座城市成长起来，人们成长起来，新生的一代成长起来，而现在……这是多么的沉痛啊。

阿諾索夫，像要抹掉这些不合时宜的想法似的用手揩了一下臉，从桌子旁站了起来。现在須要立即召开城防委员会。原先制定的撤退计划，就已考虑到可能發生的种种意外，而现在形势需要他把计划定得更具体，把工作分配一下，开始疏散市民和財物。

許多人都聚集到阿諾索夫的办公室里来。他們都是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他們和他已經相处多年了，而且都是他亲手培养出来的。可是现在，他們不得不分手了。他，阿諾索夫，为了組織敌后斗争，要留在城里。这是已經决定了的，也是他自己願意的。

黎明的时候，會議結束了。散会后大家急忙回到自己工作崗位上去。城市好像睡着了，黑暗寂靜，但是这一夜里未必有人睡得着。

撤退只能經海路到克里米亞去，到諾沃罗西斯克去。首先疏散的是医院里的和直接从前方救护下来的伤员，然后是帶着兒童的妇女和老人。輪船已經开走了，而大家都还在盼望着就要开来的另一艘輪船和自动駁船。但是前綫很快地逼近了市区。指揮部已經把主力轉移到城东的新陣地去了。

一部分市民不再等船来了，就收拾行裝，套上馬車走了。自己有小船的人还是准备从海路撤退，既沒有小船又沒有馬匹的人，就把零星什物裝上手車，讓孩子們坐在上面，自己推起車来走了。也有一些人舍不得离开家乡，还希望能够保住这座城市。

柯斯加怎样也不相信这座城市会被敌人占領，更不願意

听到撤退的話。难道法西斯匪徒真地能到这里来嗎？难道他們的鉄蹄能踏上这条街、这条林蔭大道或是踏进自己的房間嗎？这他是絕不能相信的。

柯斯加是一个孤兒，由他的姨母、幼兒園主任达丽雅·斯捷潘諾芙娜撫养大的。斯拉瓦有爸爸、媽媽，还有个妹妹。他的父亲舒米林医师，在战争一开始时就应征入了伍。最近他拍来一封电报，說他在一条救护艦上工作，囑咐他的妻子帶着两个孩子上他的妹妹那兒去。

斯拉瓦帶着这个消息来找他的同学。

“爸爸还不知道这条街已經被切断了呢。”他愁悶地說。柯斯加沒有回答。“我們学校也要撤退，”斯拉瓦接着說。柯斯加还是一声不响。“教导主任叫我們大家都去帮忙……”斯拉瓦迟疑不决地补充說。

柯斯加站了起来，不高兴地说道：

“那么，走吧！”

他自己是不走的，他已經下了决心，但是，去帮助学校，还是應該的。

在种上树苗的校园里，他們看見几个同班的同学。自从学校撥做医院以后，校园里显得荒蕪了。但是这总是他們学校，他們在这里已經整整过了五个年头。可是現在，什么都沒有了。再也沒有課上了，再也不能去旅行了，更不能举行少先队集会了……

柯斯加突然感到一陣悲伤，恨不得立刻跑开。他作完了交給他的工作，就和斯拉瓦一齐到各个空蕩蕩的教室里去走了一遭，在他們自己的教室里站了一会。不久以前，这里还躺着一些伤员。現在他們都到哪里去了？柯斯加替他写信的那个战士現在又在什么地方呢？

柯斯加回轉身，急急地走了出來。他呆坐在海邊上，心里不住地考慮着一樁事：怎樣才能到前綫去。只要有人肯收留他，即使做一名炊事員也是好的……柯斯加想起了他的一个鄰居，老領航員波茲那希爾柯。難道他也要離開這裡嗎？他這個曾經和德國人作過戰，在國內戰爭時期打過游擊的老人。也許能告訴他應該做些什麼吧？

波茲那希爾柯沒有在家，他的女兒娜斯嘉又不肯告訴她的父親到什麼地方去了。柯斯加只好回到街上來，還是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

這時，斯拉瓦帶着新的消息跑來了：市蘇維埃正在組織特種自衛隊。柯斯加一聽說，馬上興奮起來。這兩個同學很快地跑到市蘇維埃去。但是那裡還和從前一樣，門口站着一個守衛，只允許有證件的人出入。可是孩子們哪有什麼證件呢？柯斯加在那裡盤桓着不肯走開，想找個機會溜進去。

突然，他看見二層樓的窗口探出一張熟悉的、薰黑的面孔。柯斯加認得他就是不久以前回來休假的水兵謝明佐夫。他上老領航員波茲那希爾柯的家里去，實際上是去找領航員的女兒的。柯斯加想喊他，可是又遲疑起來，該對他說什麼呢？謝明佐夫也許還不認得他啊。

斯拉瓦認為不必再在市蘇維埃門口浪費時間了，但是柯斯加還沒有絕望。也許他運氣好，還會碰見阿諾索夫呢。柯諾索夫一定會幫助他的……但是可惜，他碰見的不是阿諾索夫而是他的姨母。

“你到哪裡去啦？”她問道，“在這樣忙亂的時候，還得到處去找你，快回去收拾收拾吧，我們要走了。”

“到哪兒去呀？”柯斯加和斯拉瓦異口同聲地問道。

“幼兒園要撤退了，我們和他們一齊走。”

“我不走。”柯斯加憂郁地說，“讓他們走吧！”他輕蔑地往那充塞着搬運零星什物東西的街道甩了一下手。

“這是怎麼說的！”達麗雅姨母瞪了柯斯加一眼，“馬上走吧！”

孩子們差不多忙亂了一整天，最後，到了晚上，他們才又累又餓的各自回到自己家里。

柯斯加在幾個房間里走了一遭，猶豫不決地站住了。雖然他說過他不走，但收拾一下東西還是必要的，當然，這並不是他自己的東西，而是他姨母的。他取出背包，急急忙忙地裝上一些零用東西，就走到院里去了。

从院子的矮牆上，他可以清楚地看到波茲那希尔柯家里的情形。波茲那希尔柯已經回家了，現在正往小船上裝運東西。他不时大声地喊娜斯嘉，而娜斯嘉一陣風似地在屋子和海岸間來回地奔忙着。柯斯加可以看出老人和他的女兒是在準備走了。他真想不到这位老游击隊員竟然也是这样。

在右鄰舒米林家的院子里，人們也同樣做着動身的準備，他們正往外面搬運箱子和柳條包。“要這麼多東西有什麼用呢？”柯斯加感到奇怪，並且焦急地想着，“這樣說，斯拉瓦也要走了？”果然，斯拉瓦全副旅行打扮跑了過來，很興奮地嚷着，要柯斯加和他們一齊走。斯拉瓦的母親找到一輛容量很大的車子，車上還很寬敞，又聽說輪船就快到了，可以把大家都帶走。

“怎麼樣……怎麼樣，柯斯加？”斯拉瓦問道，一面戴好他頭上那頂他感到非常神氣的水兵帽，一面盯着他的同學的眼睛。

柯斯加眯起他那雙綠色的眼睛，掀動着圓圓的小鼻孔。他把小帽子往前額一拉，蓋到眼睛上，雙手深深地插到衣袋

里，轉過身去。

“柯斯加，等一等，……你要知道，大家……你要知道達麗雅·斯捷潘諾芙娜……”

“走你的，走你的，水兵帽！”

斯拉瓦圓圓的臉紅了起來。

“這麼說，你是不走了？”

柯斯加沒有答話，走出了院子。斯拉瓦追上了他。

“那麼我……就和你一道……我也不怕！”他用力吸了一口氣，頭也不回地跟着柯斯加走了。

柯斯加帶着很堅決的神氣向前走了，仿佛有什麼非常重要的事等着他去做似的，而實際上他却沒事可做。

這時候，街上的行人顯著地稀少了。從林蔭大道可以望見下面海岸大道上往來的車輛和人流。飛揚在街道上空白矓矓的塵土，被風吹到草原上去。草原西面低垂着一片黑壓壓的煙霧。煙霧越聚越多，向這邊蔓延過來，遮蓋了天空和太陽，草原好像已經被夜色籠罩了。

碼頭旁邊同樣擠了許多人。他們都是來等船的。斯拉瓦偷偷地瞟了柯斯加一眼，什麼話也沒有說。他們一聲不響地走過空蕩蕩的林蔭大道，走過了窗板的售報亭，然後向市蘇維埃去。

從一家敞着的大門里，他們望見院里有個人向着窗內探頭探腦。這個人背向着兩個孩子，頭上戴着一頂寬邊的草帽。他在窗口立了一會，然後朝屋里走去。這時柯斯加和斯拉瓦都認出這人就是棺材匠加拉干。他從前在喀山河對岸租種過菜園子。他到人家家里去幹什麼呢？

孩子們站住了腳。他們看到加拉干打開一只大口袋，抖了抖，然後推開門進去了。柯斯加和斯拉瓦迅速地對望了一

眼。不一会，加拉干弯着腰背着很重的一口袋东西，从屋里出来。

“这坏蛋！”斯拉瓦气冲冲地压低嗓音說道。柯斯加撿起一个大石子，对准加拉干的宽边草帽使劲地扔去。等加拉干咒罵着，弯下腰去撿起草帽，搖晃着攥紧的拳头吓唬孩子时，他們早已跑出很远了。

柯斯加原打算把加拉干干的勾当报告民警局，但是还没有去成，就讓一輛大卡車截住了路。达丽雅姨母从駕駛室里探出头来，向柯斯加招着手喊道：

“你又跑到哪里去啦？我們到处找你！快爬上車来！”

两个孩子立刻都爬到車廂上去。車上的小床、小被褥、小椅子以及其它一些幼兒園的东西堆成了山，柯斯加和斯拉瓦只好用双手紧紧地抓住，要不然准要从这座小山上摔下去。車子沉重地轟隆隆地响着，沿着陡急的坡路向碼頭駛去。

孩子們在碼頭上帮着卸下車上的东西，就留在那里照着，达丽雅姨母又把車子开回去裝运其余的东西。她匆忙交代說，再有兩個来鐘点，輪船就要到了。

“听见啦！”斯拉瓦說。他又高兴了起来，就跑回家去帮助母亲。

碼頭上人越来越挤。民警队已經感到秩序难以維持。

“公民們，請遵守秩序！”民警局長杰利亞柯夫斯基用高亢的声音喊着。他告訴大家，船不很大，只能疏散老人、病人和帶孩子的妇女。

大家都認識杰利亞柯夫斯基。他是这个城里身材最高大的人。他的制服上交叉着兩条皮帶，馬褲褲管塞在漂亮的靴筒里，兩撇鬍子往上翹起。

“請遵守秩序！”杰利亞柯夫斯基对着全碼頭的人喊着。